



净慧 主编

《法音》文库

南传佛教史简编

邓殿臣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净慧 主编

《法音》文库

南传佛教史简编

邓殿臣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序

佛教在传播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支系。南传的一支在亚洲的南部，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的傣族地区。这一支属于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北传的一支在亚洲的北部，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和蒙古（不包括苏联的亚洲部分）。这一支俗称为“大乘”。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和各国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南北两方出现了相互学习、汇归一体的趋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一向偏于保守的南方佛国的高僧大德乃至广大信众，已意识到了了解和学习大乘的必要性。有两位斯里兰卡法师合著了一部《大乘佛教》。他们在这部书的前言中明确地写道：“大乘经典比小乘巴利三藏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大乘补充了小乘的不足，使佛教臻于完备。……那些大乘论师以他们崭新的哲学丰富了人类的思想。”西方学者多以为南传佛教接近于原始佛教，是佛教思想的本源，所以近百年来大力开展了对巴利圣典和南传佛教的译介和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北方的日本及我国台湾省也开展了对巴利三藏的译介和南传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国佛教协会的叶均居士，早年修学斯里兰卡，专攻南传上座部佛教。回国之后，筚路蓝缕，于1981年译出了《清净道论》，其后又译了《摄阿毗达磨义论》，并重译《法句》，发表了不少介绍南传佛教的文章，为我们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我以为对南传佛教的研究，应包括对巴利三藏的译介、教义教理的研究和对南传佛教史的研究。对南传佛教史及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笔者有感于此，才冒昧写了这

本书奉献给读者。但绝不敢言“填补空白”，只能说是“引玉之砖”。

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南端的孟族地区。不久，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便成为全民皈依的国教；东南亚孟族地区的佛教也逐渐向北传播，到十世纪以后，便普及到缅族，泰、掸、老、傣诸族和高棉族，形成了一个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这个文化圈内的各国古风犹存，依然是著名的佛国。本书所讲述的，便是这几个国家及我国傣族地区的佛教简史。

为便于读者参阅、查找，本书采用了以国别和地区分编的方法。其中斯里兰卡一编因教史较长，史料也很丰富，所以介绍比较详细。柬埔寨和老挝两编因资料短缺，又无史书参阅，所以篇幅比较简略。傣族地区在我国云南境内，但若以传统文化的类别划分，它也应归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属于这个文化圈中的泰、掸、老、傣文化区。因此，本书为傣族佛教史分立一编，当是合情合理的。祖国幅员辽阔广大，文化丰富多彩。不仅有汉藏地区的大乘佛教，还有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不仅有汉藏语系的佛教经典，还有傣族地区巴利语系的三藏圣典。这些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荣和骄傲的。此外，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历史上也曾盛兴南传上座部佛教，但后来中断了，所以本书没有涉及这些国家。

本书所用资料，主要取自僧诃罗语、汉语及少量英语。现在美国定居的净海法师曾在泰国攻读南传佛教达八年半之久，他利用泰文、日文及巴利文资料用汉语撰写了南传佛教的历史，我从他的著述中选取了不少资料。借此机会向净海法师致以真诚的谢意。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净慧、宽忍两位法师的鼓励和指导。书稿交上之后，二位法师又不顾法务繁

忙，亲自审阅，斧正谬误，使我深受感动。我也应该借此机会，向二位法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仅是一个僧诃罗语（斯里兰卡国语）教员，对佛教既无研究，“治史”经验不多。所以书中错误、疏漏不妥之处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争取将来写出一本内容更加充实的《上座部佛教史》。

邓殿臣 1991.6.7.

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编 斯里兰卡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传入时期

(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 200 年)..... (1)

第一节 佛教传入前的社会情况..... (1)

第二节 佛陀来岛布教的记载..... (4)

第三节 玛亨德来岛传教..... (7)

第四节 僧伽密多来岛和比丘尼僧团的建立..... (10)

第二章 佛教兴盛时期(公元前200年~公元1017年)..... (13)

第一节 迦米尼国王的业绩和佛教的发展..... (13)

第二节 教派的分裂..... (15)

第三节 佛教第四次结集与佛经记录成书..... (22)

第四节 佛教兴盛的标志..... (27)

第三章 佛教衰落时期(公元 1017 年~公元 1750 年)..... (36)

第一节 珠罗人入侵和佛教的衰落
(993 年~1070 年)..... (36)

第二节 三派合一和玛柯灭佛 (1055 年~1236 年)..... (38)

第三节 四位“巴忽”国王兴佛和葡、荷入侵后
佛教的衰微 (1236 年~1750 年)..... (42)

第四节 衰落时期的文化和对外关系..... (48)

第四章 佛教复兴时期 (公元 1753 年~1985 年) (56)

第一节 三派僧团的创立
——佛教复兴的第一个高潮..... (56)

第二节 古纳难陀、奥尔科特、达磨波罗的复
兴运动——佛教复兴的第二个高潮..... (64)

第三节	佛教复兴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 ——佛教复兴的第三个高潮·····	(71)
第四节	佛教现状·····	(76)
第二编	缅甸佛教史	
第一章	古代佛教(公元前3世纪~公元1044年)·····	(81)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民族概况·····	(81)
第二节	古代原始宗教和佛教·····	(82)
第二章	蒲甘王朝佛教 (公元1044年~公元1287年)·····	(86)
第一节	上座部佛教的盛兴·····	(86)
第二节	部派分立·····	(89)
第三章	南北朝佛教(公元1287年~公元1531年)···	(94)
第一节	阿瓦王朝(北朝)佛教·····	(94)
第二节	勃固王朝(南朝)佛教·····	(96)
第四章	东固和贡榜王朝佛教 (公元1531年~公元1885年)·····	(99)
第一节	东固王朝佛教·····	(99)
第二节	贡榜王朝佛教·····	(100)
第三节	著衣的争论·····	(103)
第五章	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的佛教 (公元1885年后)·····	(106)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的佛教·····	(106)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108)
第三编	泰国佛教史	
第一章	古代佛教(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十三世纪)·····	(113)
第一节	泰国概况·····	(113)
第二节	南部孟族地区的古代佛教·····	(114)
第三节	北部泰族地区的古代佛教·····	(119)

第二章	素可泰时期的佛教	
	(公元 1257 年~公元 1436 年).....	(121)
第一节	素可泰王朝的佛教.....	(121)
第二节	兰那泰王朝的佛教.....	(126)
第三章	大城及吞武里时期的佛教	
	(公元 1350 年~公元 1782 年).....	(129)
第一节	大城前期的佛教	
	(公元 1350 年~公元 1569 年).....	(129)
第二节	大城后期的佛教	
	(公元 1569 年~公元 1766 年).....	(131)
第三节	吞武里时期的佛教	
	(公元 1767 年~公元 1782 年).....	(133)
第四节	大城及吞武里时期的清迈佛教.....	(135)
第四章	曼谷时期的佛教 (公元 1782 年以后).....	(138)
第一节	曼谷王朝佛教的发展.....	(138)
第二节	泰国的现代佛教.....	(143)
第四编	柬埔寨佛教史	
第一章	大乘佛教时期 (扶南、真腊和吴哥前期)	(149)
第一节	柬埔寨概况.....	(149)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一~六世纪)	(150)
第三节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 550 年~公元 802 年).....	(153)
第四节	吴哥前期的佛教	
	(公元 802 年~公元 1219 年)	(155)
第二章	上座部佛教时期 (吴哥后期和金边时期)	(160)
第一节	上座部佛教的传入.....	(160)
第二节	吴哥后期的佛教.....	(164)
第三节	金边时期的佛教.....	(166)

第五编 老挝佛教史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佛教

(公元一世纪~公元 1893 年) (169)

第一节 古代佛教(公元一世纪~公元 1353 年)..... (169)

第二节 中世纪佛教(公元 1353 年~公元 1893 年)··· (171)

第二章 近、现代佛教(公元 1893 年以后)..... (176)

第六编 中国傣族地区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183)

第一节 概况..... (183)

第二节 佛教的传入..... (184)

第三节 佛教的发展和教派的分立..... (189)

第四节 佛教文学..... (198)

第二章 现代傣族地区佛教..... (201)

第一节 一般情况..... (201)

第二节 傣文佛教经典和佛教文献..... (208)

大事年表..... (215)

主要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佛教传入时期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200年)

第一节 佛教传入前的社会情况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几十公里宽的保克海峡把它和印度次大陆隔开，西面遥对马尔代夫群岛，东面及东北面与中南半岛隔海相望。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面积65610平方公里，境内中部和南部为高原、山地，北部和沿海多平原。全国人口1560余万，主体民族僧诃罗族占74%，第二大民族泰米尔族占18%，此外还有摩尔人（阿拉伯人的后裔）、伯格人（欧亚混血）、维达人（本地土著）、茨冈人（吉卜赛人）等。

斯里兰卡的^{最大}特点就是地理上靠近印度和宗教、文化上近似印度。这个岛上的主体民族僧诃罗族的先民，就是古代从印度迁移来的雅利安人，两国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两三千年来一直进行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往。所以说，斯里兰卡是一个最早印度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印度化程度最深的国家，是印度文化体系（或称为印度文化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最初的诗”《摩罗衍那》(Rāmāyanaya)写的便是印度的阿逾陀国(Ayōdhaya)和楞伽国之间的战争，“楞伽”和“兰卡”（“斯里兰卡”的简称，斯里兰卡人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兰卡”）都是巴利语“Lanka”一词的音译。印度的另一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ārata)和《大鹏往世书》都把“楞伽国”视为附属于印度的一个岛国。

据史籍和文献记载，印度向斯里兰卡大规模移民是从公元前

6世纪开始的。当时岛上已有夜叉族(又称“鬼族”)和那伽族(又称“龙族”)居住着。前者人口较多,文化较高,多居住在该岛的中部和南部高原地带;后者人口较少,文化也较落后,住在北部平原。法显在他著的《佛国记》中说:“其国本无人民,只有鬼神及龙居之。”也正说明了这种情况。印度雅利安人来岛后征服了这两个土著民族,并与他们互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僧诃罗族。“僧诃罗”是“Sinhala”一词的译音,意为“狮子”。这一名称出自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北印度梵伽国(Wanga,今孟加拉一带)的一位公主和一头雄狮交合,生下儿子僧诃巴忽(Sinhabahu,意为狮之臂膀)和女儿僧诃悉伐利(Sinhasivali,意为狮之美女)。兄妹二人结为夫妇,生下32个男儿。长子维阇耶桀骜不驯,被父亲驱出国境。于是维阇耶带领700随从泛海来到兰卡岛,和岛上夜叉族公主顾维妮结合后当上了该岛历史上第一代君王。因维阇耶是雄狮之孙,他所繁衍的后代便是狮族,亦即僧诃罗族。早在公元4、5世纪便已写入《岛史》、《大史》的这段故事传说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公元前6世纪前后有大批印度雅利安人来岛定居,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印度化国家。

维阇耶等把先进的印度文明带到了落后的兰卡社会,使岛上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语言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也传到了斯里兰卡。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佛教正式传入兰卡之前这三百年间,斯里兰卡社会是一个全面印度化了的社会,这对于佛教在这个国家的传布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佛教正式传入前,斯里兰卡的宗教信仰情况是很复杂的,既有原始的鬼神崇拜,又有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的某些影响。

鬼神崇拜:古代兰卡人普遍崇拜鬼神。他们相信树木都附有神灵,因而也崇拜树木;尤其对榕树和棕榈树,更怀有虔诚的崇

敬。人们最崇拜的是四大保护神，他们是：普遍神 (Saman)、荷色神 (Upulvan)、维皮神 (Vibhisana) 和犍陀神 (Skandakumāra)。据民间传说，普遍神本是印度祇园精舍的门卫，后来到了楞伽岛。此神和大乘佛教中的普贤菩萨 (Samanta Bhadrā) 相似，他们的坐骑都是一头大象。荷色神守护在兰卡岛南方的“神城” (Devunuvāra)，他受佛之托，在维阇耶来岛时将一条“毕利得圣线”绑在他的手上，以为他祝福。维皮神原是十首王腊瓦那 (Rāvana) 之弟，罗摩 (Rāma) 为夺回爱妻悉多 (sitā) 大战楞伽岛时他投靠了罗摩，死后升为神灵。犍陀神又称为“犍陀童子”。《犍陀往世书》 (Skanda purāna) 中说：阿修罗卡罗卡 (kāraka) 扰乱天宫，欺凌众神，只有湿婆神和喜玛拉雅山之女乌玛交媾所生之子才能挫败他。在爱神的帮助下，湿婆和乌玛结合，生下了犍陀童子。他战败了卡罗卡后到楞伽岛和娃娃姑娘结婚，在娃娃的故乡卡拉德拉迦摩定居下来，所以兰卡又称他为“卡拉德拉迦摩神”。在北传大乘佛教中称他为“韦陀”，是一位护法神，寺庙中都有他的塑像。这四大保护神是否在佛教正式传入前已受到普遍的信仰还不能完全肯定。佛教正式传入后。佛教徒已把他们纳入到佛教信仰之中。

婆罗门教：公元前6世纪印度盛行婆罗门教，维阇耶来岛前后此教也传入到楞伽岛。维阇耶加冕为王，同他一起来岛的婆罗门优婆帝沙 (Upatissa) 出任国师。维阇耶去世之后优婆帝沙掌权摄政。维阇耶的侄儿般度瓦斯提婆的外孙般度迦波耶 (pandhu-kabhaya) 登位前曾从婆罗门学吠陀，登位后也礼请一位婆罗门担任国师。他还在王都阿努拉特补罗 (Anurādhapura) 城内为婆罗门建造了住宅和医院。这些都说明，“婆罗门至上”的思想还统治着这个国家。

耆那教和佛教：据耆那教文献记载，在印度旃陀罗笈多 (Candragupta, 前324~298年) 当政时，北印度曾发生一场特

大饥荒。许多耆那教徒逃难到了南印度，其中一些人又漂洋过海到了楞伽岛。上文提到的般度迦波耶国王在为婆罗门修建住宅的同时，也为尼犍陀（耆那教徒）修建住宅和神庙。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兴起之后，佛祖释迦牟尼曾亲临楞伽岛的传说（详见下文）未必可信，但是两国之间既有如此频繁的交往，有关佛教的信息一定也会通过移民、商人、渔民乃至传教师从印度带到楞伽岛去。在《佛国记》中，法显把古斯里兰卡描绘成了一个“商业大国”：“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可以推断，像婆罗门教、耆那教一样，佛教也一定在公元6世纪后开始传入斯里兰卡。《大史》记载说，佛灭度后，舍利弗的弟子萨罗菩（Sarabhu）长老曾带了佛的项骨舍利到玛亥央格那（mahiyangana）建塔供养，或许实有其事。玛亥央格那是兰卡最古老的佛教圣地。

第二节 佛陀来岛布教的记载

一些重要的史籍、文献中，都有佛陀三次来到楞伽岛的记载。南朝宋求那跋陀罗（Gonabhadra, 394~468）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北魏菩提流支（Bhadruci）译的《入楞伽经》和唐实叉难陀（Sikṣānanda, 652~710）译的《大乘入楞伽经》都是同一部佛经“Laṅkāvatārasutta”的不同译本。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佛经。经中说：释迦牟尼佛到楞伽城走访了十首王腊瓦那。这位魔王一见佛祖便顶礼膜拜，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向佛请教。佛一一作了回答。十首王听后心生欢喜，遂皈依法。季羨林教授认为：“这个故事看似离奇，实有意义，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史有不少启发。”《佛国记》中还说：“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蹶王城北，一足蹶山顶。”僧伽跋陀罗（Sanghabhadra）与僧

犍合译的《善见律毗婆沙》(Samantapāsādikā)卷三中说：“于此师子州，释氏如来，已三往到。第一往者，教化夜叉，……第二往者，教化舅妹子生龙王。此前二到，如来独往。第三往者，有百比丘围绕。”

《善见律毗婆沙》中对“如来三往”记述过简，在公元四、五世纪成书的《岛史》和《大史》中就有了十分详细的记载。书中说：佛陀第一次来岛是在他成佛后的第9个月，杜鲁杜(Durutu)月的月圆日。佛祖早已预知佛法将在楞伽岛上弘传，便特意来岛把岛上的鬼怪驱走，使宝岛成为适于人类居住的净土。该岛中部的大沙河边有一座三由旬长、一由旬宽的“大龙园”(Mahānaga Uyana)，是众鬼怪集会、游娱和争斗的场所。佛陀从印度来到这里时，他们正在园中嬉戏。佛在天空站定，兴起一阵狂风，顿时天昏地暗。鬼怪以为大祸临头，急忙跪倒向佛求救。佛说：“吾可解救汝危难，但汝等必先闪开，给吾让出一块立锥之地。”众鬼怪忙答道：“世尊，只要您能饶恕我们的罪过，我们情愿把整个兰卡岛都奉献给您。”于是佛便把风雨、黑暗驱散，现出一个灿烂的世界。接着佛又把一块垫布铺在地上点燃，熊熊烈火烤得鬼怪们无法忍受，纷纷逃离了兰卡岛。这时佛陀才收拢垫布，使光华大地复旧如初。众神祇和当地百姓都聚集到这里，佛向他们开示、说法。诸神、百姓心领神会，悉皆皈依。来自苏玛纳山的苏玛纳神向佛乞求一件可供日后朝拜的圣物，佛随手抚头，取得几根褐色的头发交给了苏玛纳，苏玛纳供于一个金龕之中，置于佛坐过的地方，并以宝石堆砌起一座小塔（此塔后人不断增大，遂成一座大塔，至今犹在）。在众神欢呼声中，佛陀离开兰卡，回到印度。

佛陀第二次来岛是在他得道成佛后的第五年，是为了调停龙族内部的一场纠纷而来到了兰卡西北部的龙岛(Nagadīpa)。老龙王去世时将一把宝椅传给了他的女儿，女儿又把它传给了她的

儿子小腹龙。小腹龙的舅父大腹龙对此忿忿不平，一定要夺回这把宝椅。一场争夺战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其它地方的许多海龙王也都分成了两派，到龙岛助战。这时佛陀正在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他看到兰卡龙岛战事将起，心生慈悲，便在巴克月（Bak）的一天早晨带了佛钵和袈裟来到龙岛。祇园精舍庭院中那棵榕树的树神，也把榕树举在手中，作为佛的护伞，跟随佛祖来到龙岛上空。众龙王一见世尊莅临，一齐跪倒在地。佛遂向众龙王说法。众龙王如饮醍醐，双方言归于好，互相礼让，最后决定把宝椅献给佛祖。佛祖坐于椅上，用过斋食，又向众龙说三皈五戒，水陆各龙都归依了佛教。大腹龙的舅父——驱守在凯拉尼亚的阿凯龙王在佛第一次来岛时曾到大龙园聆听过佛的教诲，但瞋怒未除，此番又来龙岛参战，没想到又在这里受佛开导，心中异常激动，上前对佛言道：“若不是世尊及时赶来劝解，我等兵戈相见，势必两败俱伤。请世尊怜悯小龙，再来此岛，到小龙住处开示。”佛欣然同意。然后佛把宝椅交还龙族，叫他们作为圣物礼拜，以积功德。

三年之后，亦即佛陀成道后第八年的维萨克月（Wesak）的月圆日的第二天，佛陀应阿凯龙王之请，带上钵和袈裟，率众比丘一同到凯拉尼亚作客。阿凯龙王早已为佛祖建起一座金亭，金亭中央放置宝椅，佛坐其上。阿凯亲自供上斋饭。佛用斋之后向众龙讲经说法。之后又应普遍神之邀到他驻守的萨曼山，在山顶上踩下一个足印，之后又来到兰卡岛北部平原地区，对日后修建塔寺的地点作了具体指点，然后才回到印度。自此之后，萨曼山便以“圣足山”（Siripada）而闻名于世，每年都有数十万国内外香客游人到山上朝拜圣足。此风颇盛，至今不衰。

以上引用了几部著名的经典文献和史书关于佛陀亲到兰卡岛说法的记载，笔者并非想以此来证实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就曾到过斯里兰卡，因为人们都一致认为，佛陀住世时仅在印度中部

和北部游化布教，连南印都未曾到过，更不必说远在海外的兰卡岛了。但笔者认为也不可轻率地把早在 1500 年以前的有关记载视为荒诞离奇，它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节 玛亨德来岛传教

佛教正式传入兰卡岛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中期，亦即印度孔雀王朝最为兴盛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 273~232）

阿育王（Asoka）是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他统一了印度北方，并将势力向南方扩展。他利用佛教的“中道”理论治理国家，实行法制。阿育王本人也皈依了佛教，守持五戒，到各处佛教圣地朝拜并树立纪念石柱。他遵从目犍连子帝须（Muggalyāputtātissa）的教导整顿了僧团，并由阿育王护法，举行了第三次佛教圣典大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三藏。结集之后，又派出九个使团到国外弘扬佛法。其中第八个使团被派往东南亚的金地，第九个使团被派往斯里兰卡。这两个使团的弘法布教，便成为南传佛教的滥觞，为日后斯、缅、泰、柬、老及我国傣族地区佛教的发展和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上文提到，斯里兰卡和印度有着特别密切的“亲缘关系”，而阿育王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尤其亲密。当时的斯里兰卡，不仅政治、经济制度已彻底“印化”，连医疗、福利设施也完全是向印度学习。两国互派使臣，交往频繁。正因为阿育王对斯里兰卡特别关照，所以在选派使团赴兰卡布教时，阿育王特选派他的儿子玛亨德（Mahinda）长老前往。

玛亨德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后剃度出家，师事当时最负盛名的大长老目犍连子帝须。玛亨德发愿精通佛法，他深研巴利三藏，广游名山大寺；摩揭陀（māgadhā）国的首都巴连费城和他的父王敕建的阿育王寺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当他率领使团到兰卡

弘法时，年已 32 岁，戒腊 12 年，是一位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戒行圆满精通三藏的阿罗汉。

玛亨德长老于公元前 274 年到达兰卡岛。同行的有伊提耶、郁提耶、桑帕拉、跋德萨拉等比丘四人；沙弥苏摩纳一人；帕主卡居士一人，一行七人。苏摩纳是玛亨德的妹妹僧伽密多的儿子，帕主卡是玛亨德的姨母的女儿之子。他们到达兰卡时，与正在王都阿努拉特补罗城东的弥沙卡山 (Missaka pavva) 行猎的兰卡国王天爱帝须 (Devānampiyatissa) 巧遇。玛亨德想测试一下国王的智慧，便提出一系列问题请国王回答。

“国王，这是一棵什么树？”

“大师，这是一棵芒果树。”

“除了这棵芒果树外，还有别的芒果树吗？”

“还有许多芒果树。”

“除了这棵芒果树和别的芒果树外还有其它树吗？”

“还有许多其它树，大师，但那些都不是芒果树了。”

“除了其它芒果树和那些不是芒果树的树之外还有别的树吗？”

“那就是这棵芒果树了，大师。”

“国王，你很锐敏，很有智慧。”

玛亨德通过测试断定国王智力非凡，善于思辩，便向他宣讲了《象迹喻小品经》。概述何谓佛法，如何皈依佛、法、僧三宝；比丘应修净行，应持戒律等。国王对佛教早有所闻，现听到大师系统讲解，欣然皈信。又因听了比丘应守持的戒规，也便明白了应如何招待、供养这批印度来的高僧大德。这事发生在波松月 (posun, 相当于公历 5—6 月) 十五日。

玛亨德一行在弥沙卡山洞住息一夜，次日被国王迎至都城，在官中说《天宫事》(Vimānavatthu)、《饿鬼事》(Peta Vatthu)，又在御象房和御花园讲了《天使经》(Devadūtasutta) 和《智愚